

崇义之地

李青松



阳岭

江西崇义县城往东南一箭之地，有群山，齐云接天，排峰相叠，曰之阳岭。阳岭有巨峰36座，主峰1296米，峰尖破云，林木聚气蔽日，四季界线并不分明，仿佛温暖生了根，赶也赶不走了。

阳岭的水是长了翅膀的。阳岭有多高，水就有多猛。阳岭有瀑布9处，落差不等。大瀑，在李白诗句之外轰然鸣响，垂练喷雾，玉珠四溅。小瀑，飞流闪烁，汇于曲溪，忽隐忽现。

阳岭深处溪谷多多，但最著名的唤作“兰溪谷”。瞧瞧，连名字都浸润着水气，散发着兰之幽香。兰溪谷谷口有一块巨石，劈面而立。石上所刻正是“兰溪谷”三个字，字迹高古苍劲，却又灵动飘逸。

进入谷中，便见一曲溪在谷底流淌，汨汨欢畅。不用问，这一定是兰溪了。我沿石径前行，寻之探之，视野里不是意外，就是惊喜。溪畔偶有青蛙跳跃，而溪中则有鱼影蹿蹄。当地朋友说，兰溪谷也有娃娃鱼呢，不过，它们藏在水底石隙间，轻易不肯露面。朋友挽起裤脚，欲要下溪水中掀开石板，印证他说的话。我摆摆手，说：“罢了，罢了。”

我想，对待自然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理睬它们，让它们宁静而安然地生活，不受干扰。

阳岭群山中竹林广袤，多达10万余亩呢。竹，非草非木。竹就是竹。阳岭有大片分布的毛竹、紫竹等常见的竹，也有零星分布的红壳竹、乌竹、刁竹、石竹等奇竹。更奇的是，阳岭居然还有实腹竹。晋人戴凯之言：“夫竹之大体多中空，而时有实，十或一耳，故曰小异。然虽有实空之异，而未有竹之无节者，故曰大同。”过去，我一向认为，竹都是空心的。看来，举凡天下事物，皆有例外。

作为中国竹子之乡，崇义全县竹林70万亩，一个阳岭就独占其七分之一。于兰溪谷举目览之，满坡满岭的翠竹不禁令我感慨万端。

阳岭毛竹经过加工，化身成了竹筐竹篓，竹桌竹椅，竹具竹器。近年，当地又开发出了一项集装饰竹地板，硬度大，强度高，结构稳定，耐用美观。出口海外，颇受欧洲人喜爱。如今，崇义全县竹加工企业就有80多家，每年创造产值17亿元。是呀，一根翠竹就可让山民致富，一根翠竹就可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竹，真是个好东西呢。

登临阳岭山巅远眺，阳岭三面临水，陡水、西湖、长河坝环之。早年，水上有木船、竹筏、木排往来，出则多运的是柴、炭、竹木、野果等土特产品，进则运盐、油、布匹、五金及杂货等生活用品居多。不临水的那一面便是县城了。观之，建筑林立，行人及车辆如蚂蚁如豆。

阳岭山巅有一名叫“阳明山庄”的菜馆，远近食客常来光顾。这里的竹笋扣肉、竹笋烧排骨、魔芋烧麻鸭、瓦罐鸡、九层皮、黄姜豆腐、艾草面蒸饺等几道美食，让人食之不忘。而“阳明山庄”自酿的客家米酒，更是回甘绵润，甜美芳香。

阳岭山间亦有茶园，茶垄曲线纵横，或蜿蜒起伏，或重重叠叠。产自此处的“阳岭绿茶”，饮之，解渴，润肺，通体清爽，美也。

农事谚语

在崇义山区行走，我于民间采集到的一些农事谚语几乎都与天气相关。比如，雷打惊蛰前，高山好种田——在惊蛰之前，天空中打雷是好现象，预示着风调雨顺。比如，东虹日头西虹雨——根据彩虹升起的方向，预测是晴天，还是雨天。比如，春雾晴，夏雾雨，秋雾风，冬雾雪——根据四季起雾的情况，预知天气是晴朗，是下雨，是起风，还是下雪。比如，旱风树上叫，雨风地下扫——干旱之日，气流升腾；多雨的天气，气流下沉。等等。这些谚语里透着崇义人的民间智慧。

我们见到的天是虚空的，但实际上并不虚空，它充盈着气。此气由阴气和阳气组成，阴气阳气永远处在动态变化中。阳伏而阴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必然发生极端天气现象。反之，亦然。

天地之间，人物存焉。可谓天有天道，地有地理，人有人伦，物有物性。有天道，故日月星辰可行也；有地理，故山川江海可成也；有人伦，故尊卑长幼可分也；有物性，故长短坚脆可别也。这话是古人说的。

今天，已经进入智能时代，农事活动不再依赖于那些谚语。然而，在崇义采集农事谚语期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当地山民对自然的敬畏，对传统和农耕文化的尊重。

梯田筒车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崇义之农事，依水而生，伴水而在，随水而长。在长期农事活动中，崇义人认识到这样的道理：“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裕国。”

在崇义，山峦相叠，水流丰沛。客家人创造出了“森林一村庄一梯田一水系”四要素构建的山区农业生态系统和自成一体的自流灌溉体系，涵养山川草木，造福一方。

明代，王阳明平息匪患后，崇义山区渐渐安定。遂有客家人迁入，开垦山麓和低缓丘陵的坡地，渐成板块梯田。还开掘山坡池塘，拦截雨水，引入梯田。

崇义上堡梯田多多，梯田因山成形，因水而兴，因农作而发展完善。一代一代崇义客家人居山饮涧，有序开垦，梯田稻作规模渐渐可观起来。

水利灌溉体系亦逐年完善。为了尽量不破坏森林植被，在梯田上方森林中，主要采用竹筒输水，开挖简易沟渠，依靠天然的地形实现输水。由于梯田独特的地形条件，在梯田与梯田之间，主要通过修建水渠和借田输水。

筒车是一种灌溉工具，亦称“水转筒车”，一种以水流作动力、取水灌溉的农用车。筒车出现于隋朝，盛于唐朝，这种靠水转动而自行提水的灌溉方式，在崇义的山间溪畔时有所见。崇义的朋友告诉我，筒车还有另外几个别称：“天车”“竹车”“水轮”“水车”等等。

筒车，按照材质分为竹筒车和木筒车。筒车的水轮固定在河边水中，轮周斜装着若干竹木制的小筒，多达42筒。其原理是利用水流推动主动轮，轮周小筒次第入水舀水至顶倾出，以竹槽接之，导入水田，灌溉稻禾。如此连续循环，把水输送到需要之处，功效奇佳。

北宋时期，王安石对筒车赞赏有加，朝廷曾颁令，大力推广。崇义上堡民间有诗云：转此大木轮，救汝旱岁苦。老农用不知，瞬息了千亩。

黄昏中，河溪上的筒车转动着，吱吱扭扭，一圈一圈，它苍老老迈的身影带给我无限的思想。

野果

那是一幅奇画。在崇义“野果大世界”的展厅里，我看到了一幅画，画上没有山水，没有风景，没有人物，画是一个绿色的巨大的“野”字，“野”字的周围汇聚着大小不等、横竖不一的格言——野是一种元素/野是一种文化/野是一种性格/野是一种天性/野是一种生活方式/野是有趣的灵魂/野是洒脱随性/野是做到最好/野源于自然归于自然。哈哈哈——野果新滋味，果然与众不同啊！

旧时，崇义野果巨多，分布于大小山岭，溪谷河畔。清光绪年间，县志就有记载：“过埠蜜桃，味甜如蜜”。崇义盛产杨梅、金桔、枇杷、柚、橙、葡萄、刺葡萄等。

不过，崇义野果的根脉时断时续。据记载，1937年，崇义产桃315担，李406担。以后若干年，就没有确切的统计了。1956年，崇义兴办果树苗圃，进行无核柿子嫁接，还进行梨树、蜜桃和红橘实生苗培育。

“野果大世界”创建于1995年。那是一座无名山谷，野果有刺葡萄、八月炸、柿子、皂角、野酸枣等。一个叫庄席福的青年，颇有眼光和想法，他向崇义县政府申请，在此建立野果保护区。取名君子谷野果保护区。

庄席福是本地人。他熟悉这里的山岭，熟悉这里的野果，甚至熟悉这里野果的味道。保护区的建立，源于他的一个梦想——把小时候吃过的、见过的野果保护起来，让这些野果不至于绝种。

20多年间，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庄席福走遍了南方各地的山野，采集各种野果的种子在君子谷播种，栽培繁育，终获成功。一个具备相当规模的“野果种质资源圃”也建立起来了。举凡能说出名字的南方亚热带野果，在这里都能找到它的种子和实生苗。君子谷成了真正的野果世界。

窗外夕阳如血，寒风中传来一个消息：池田大作先生逝世了。

这是我无法接受的事实。两天前，我与丝绸之路艺术家协会负责人访问创价学会总部，路过那片绿树环绕的寂静住宅时，还在想念着池田大作先生。

我们回想了父亲常书鸿与池田先生的友情和整理出版他们的对话《敦煌的光彩》，我作为往来中日之间的使者和助理，在整理文稿过程中，第一时间看到了他们闪闪发光的思想，像一盏明灯指引我前进。这是我最珍贵的人生和艺术的教科书，因此我提议明年在纪念父亲诞辰120周年、母亲诞辰百年之际，在敦煌戈壁一块巨石上镌刻“敦煌的光彩”五个大字并留下两位先生的话，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这是因为他们两人一生对丝绸之路敦煌艺术的热爱和诠释，影响了许多学者、艺术家。

50年前，当我看到池田先生的《夕阳》摄影集时非常震撼，我那时还不知道他与中国有那么深的渊源。后来，夕阳也成为我写生创作的源泉。

1984年我赴日留学，一年后我和父母参加了盛大的琦玉文化节，当池田先生向两万观众介绍常书鸿、李承仙并引起全场欢呼时，我看到父母脸庞上流下的晶莹泪水，因为这是对他们一生守护敦煌的褒奖。

旅日40年中，我5次见到池田先生，这是难得的殊荣和聆听教诲的机会，他每次



常嘉煌

见面都给我热情的鼓励：努力学习，为中日友好、为世界和平，创造新的文化艺术。

1997年，当母亲带领我向池田先生报告在敦煌开凿新石窟时，池田先生马上说：“新的石窟壁画的制作是敦煌文化复兴，是重大的和平文化大事业，是作为世界文化交流的据点，是使人类的心更加宽广的源泉。”

这句话支持着我克服任何困难，砥砺前行，一直坚持到现在。

我将告慰两位先生：为了人类和平和文化，我会继续做下去，传承、发展敦煌艺术。

一个人的坚守

刘慧娟

李现春机修技术一流，但对打井施工技术最初一窍不通。他想，只要有项目，即使苦一点，就有成功的可能，反正自己拼一下，豁出去了。

他开始钻研标书，推敲技术条款。之前打井，一个中国机长带10来个属地员工。现在光杆子的他，只有实行人员全部属地化。他招聘当地曾在法国打井公司工作过的员工，自己再一点一点地学习掌握操作施工全过程。为提高效率，他将人员分解成若干组，这样可以几眼井同时打。

施工在广袤的草原与戈壁滩上进行，村镇居民点没有联系方式，没有路。为了解决此类难题，他把施工任务全部交给当地员工，依靠当地工程师与员工之间的交流，解决井位查找问题。钻机进场之后，钻孔、下管、填砾、洗井、取样、测试，确定合格成井后，立即转场。这样，远距离一天成井两眼。近距离搬迁，一天成井三眼。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现春打井施工技术和经验不断精进丰富，管理也更严谨。他开始实行定员定编，落实岗位职责制，明令奖惩。项目工作走上正轨，速度越来越快。局面由项目开始时“监督催促施工进度”，变成李现春“追着监理要井位”。

清冽甘甜的地下水，汨汨地从脚踏泵源源涌出。李现春带领的打井队受到了出资方、业主、监理、受惠地区政府以及百姓的高度赞扬。百姓杀鸡宰羊，搞盛典庆祝，犒劳员工们。

工作走上正轨后，李现春才着手装扮在比给力的“家”。营地一直没有围墙，他就砍下很多仙人掌，扔在房前屋后的地上。李现春筑墙不为防盗，而是为凸显那扇居于围墙存在的特色“大门”。大门是他建营地搭板房时自制的。三根废旧钻杆，一根钻杆顶上高高飘扬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另一根钻杆顶上是用自行车轮胎染色，弯成弧形的中国地质标志；第三根钻杆两头，焊上废钻头配重起到固定作用，横在两根竖起的钻杆之间，就成了项目营地独具特色的大门。

李现春每次出入这扇门，心里都会涌出昂首挺胸的豪勇和欣慰，感觉有了可以依靠的坚不可摧的支撑点。李现春坚信，再完备的设施，也不如一个国家和员工在当地的声誉。多年来，就是这扇飘着中国国旗的“大门”和一圈仙人掌“围墙”，护佑着打井营地，进而生出一丛丛艰苦创业的话。

当分公司总经理张付祥从分公司所在地塔那那利佛来到比给力检查时，李现春激动得满眼泪花，却因长

期见不到同事，母语竟说得磕磕巴巴。张付祥看到他将所有工作都干得有声有色，发自肺腑地称赞和佩服。临别，李现春从口袋掏出一瓶相思豆递给张付祥，告诉他，想家了，就数数相思豆。

2000年时，施工通讯条件大有改善，只是仍然没有进出的道路。在比给力附近，分公司不断有新的打井项目，李现春仍是一个入驻守，过着与当地居民一样的生活。好在比给力之南的安巴尼地区，有十几名中方员工在实施世界银行投资的乡村项目。偶尔，李现春去和他们聚一聚，有中国人作伴，感觉温暖。

分公司能中标安巴尼这个项目，与李现春有关。当年世界银行负责人视察500井项目，看到百姓喝到符合饮用水标准的清洁卫生地下水，改善了生活，感触颇深。同时产生一个疑问：这些大型钻机设备，中国人是怎么搬到现场的？他不得不赞叹中国人的智慧和伟大。随即，他组织了包括中国施工单位在内的义务示范队伍，示范指导当地人怎么更好地使用井水。

当他发现李现春打井使用的临时旱厕时，又是大吃一惊，他认为在马岛值得推广，于是世界银行加大投资，这才有了安巴尼等几百个村庄的旱厕项目。

2022年，张付祥站在中国地质马达加斯加分公司总部驻地的办公楼上，4000多平方米生活与办公区一体化的综合设施总部基地，是日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最时尚的建筑。张付祥说分公司能有今天，完全靠一代代人的坚守及中国地质精神传承，今天的硕果，是他们用青春和汗水垒砌的。他拍拍身边的助理说：“他就是当年马达加斯加500眼井项目的施工现场负责人，是中方驻守马岛分公司工龄最长的员工李现春。他曾在马达加斯加南方连续工作15年，其中6年是一个人在比给力度过的，当年他见到我的时候，汉语都不会说了。”

2022年，李现春荣获中国地质颁发的“海外工作20年奖章”。他在比给力当地培养了两位得力助手。多年来，李现春及他带领的属地员工与中国地质马达加斯加分公司共同成长。在高峰中奋进，在低谷中前行，付出了超乎想象的艰辛，也取得来之不易的成果。

当年，继500眼井之后，李现春以小镇比给力为基地，在周边地区又相继实施了140眼井、350眼井、300眼井等多个打井供水项目。他书写了一位中方员工造福马达加斯加一方百姓的故事。

